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一

130
11

12
130
11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經部十九

禮類一

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偽河閒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三禮竝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

所錢支
有拘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經部 禮類一

一

112
1980
11



賈公彥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
僅據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踰越
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
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
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
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
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
異可比而考焉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元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洛
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蹟具舊唐書
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河閼獻王於諸經之中其
出最晚其真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
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開必有末世增入者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
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
顯慶開元禮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
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

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

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

禹貢合云云

案此條所云惟召誥洛誥孟子顯相

辨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

乃梅賾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

追述皆不足以為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

為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

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

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

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而改易之

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

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

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

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

刪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為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

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畱為文獻故其書閱久而

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

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偽何不全

偽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

偽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贗古文尚書是

欽定四庫全書禮記卷十九
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邊豆簠簋之實鉶壺鼎饗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歆果贗託周公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

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睹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一其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

尚稍見古制愈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
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
十卷新舊唐志竝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
併元於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
緯書是其一短歐陽脩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
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
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
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
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元矣公彥

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
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
鄭賈之善云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蹟詳宋史本傳晁公武讀書
志曰熙甯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
說三經書詩周禮也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尙書
義凡十三卷今竝佚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
歷中重編內閣書目尙載其名故朱彝尊經義考

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見然外閒實無傳本卽明以來內閣舊籍亦實無此書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蓋內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卽脩永樂大典所徵之書其時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詳也考蔡條鐵圍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

新義筆蹟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爲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强又懼富强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眞信周禮爲可行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

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爲安石所
紿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
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
科以迂腐之薄譴矣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
無可辭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
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尚書義所謂
言各有當也今觀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牽
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
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

文害道之處故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

注周禮頗據其說

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采用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
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
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頌興積一條其文
皆在地官中今永樂大典闕地官夏官二卷其說
遂不可考然所佚適屬其瑕類則所存者益不必
苛詆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永樂大典乃備載
其說據晁公武讀書志蓋鄭宗顏輯安石字說爲

之以補其闕今亦竝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周禮詳解四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里當爲徽欽時人今案其書解惟王建國云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解匪頌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頌故匪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頌從

分從頁言自上而頌之下解圃曰園有畝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鱠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爲司蓋后從一從厂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從厂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爲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於王氏之學者如

解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爲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爲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爲償矣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爲之息恐收還其母而不得蓋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至其闡發經義有足訂注疏之誤者如解載師里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廬人居在里其

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不從先儒以里布爲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爲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固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劇易而制云云皆爲先儒所未發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奇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五官皆不載敘官宋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爲一失今姑仍舊本錄之內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

禹自序末云因釋文而作或後人所增入以德明
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歟今仍錄其音釋而德
明之名則附著於此不復竝列簡端焉

周禮復古編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
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標曰陳
友仁編蓋友仁訂正周禮集說而以此書附其後
也庭椿之說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
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斷其謬妄殆不足辯又

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
爲一官複出當省并之其說似巧而其謬尤甚二
世婦與二環人無論職掌各殊卽以序官考之天
官世婦爲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
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爲王之宮官故每官卿一人
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
六人與天官世婦顯異鄭注以漢之大長秋詹事
中少府太僕爲證其說本確庭椿乃合而一之是
誤以春官之世婦爲婦人也至於司馬環人之屬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環人之屬中
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環人是一
官何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
此好立異說者之適以自蔽也然復古之說始於
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
官不亡之一派分門別戶輾轉蔓延其弊至明末
而未已故特存其書著竄亂聖經之始為學者之
炯戒焉

禮經會元四卷

內府藏本

宋葉時撰時字秀發自號竹垞愚叟錢塘人淳熙
十一年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歷官吏部
尚書理宗初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甯府後以寶
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卒諡文康其立朝無大功
過惟函韓侂胄首以乞和出時之謀是書前有竹
垞先生傳不著撰人名氏稱時奏侂胄專政無君
罔上不道乞身首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
天下上納之云云案此傳稱甯宗為上當出宋人之筆曲諱其事非
實錄也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凡一百篇第一篇泛

論禮經乃其總序第二篇駁漢儒之失第一百篇
補冬官之亡其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內朝儀
宮衛王畿祭樂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圖其祭樂
後所附之圖實樂舞之圖蓋刊本舛譌移於前幅
其說與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體例略同議論亦
多相出入時於伯謙爲前輩然竹埜先生傳中稱
其晚居嘉興乃著此書以授門人三山翁合則二
書之作相去不遠或伯謙取時書而約之或時因
伯謙書而廣之均未可定然伯謙所論或有駁雜

時則大體無疵惟必欲復封建井田肉刑之類頗
迂闊爾其注疏一篇謂劉歆誣周禮猶先儒舊論
至謂河閼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爲累周禮且謂
漢武帝不信周禮由此一篇其說鑿空無據又謂
鄭康成注深害周禮詆其不當用緯書注耀魄寶
等帝名及用國語注分野用司馬法注邱乘用左
傳注冕服九章用禮記注禕衣副編夫康成引緯
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已專論之無煩時之剿
說至於國語司馬法左傳禮記皆古書也時乃謂

不當引以證經然則注周禮者當引何等書耶其
補亡一篇謂冬官散見五官亦俞庭椿之瑣說時
不咎其亂經陰相襲用案補亡用庭椿之說而不言說出於庭椿反以
讀鄭注者為叛經慎又甚矣傳稱其與紫陽朱文
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詩攻康成於禮不攻康成此
足知朱子之得於禮者深時之得於禮者淺也以
其大旨醇正多能闡發體國經野之深意故數百
年來講禮者猶有取焉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內府藏本

宋鄭伯謙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脩職郎衢州
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
四十五家伯謙為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間
蓋甯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
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
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
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
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
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

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
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宮衛奉養
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
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
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
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
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
閒命意閒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
敗殿司夏震尙聲喏於道旁梅礪詩話記紹定辛

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
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
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
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
宰相一篇尙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
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臥薪嘗膽之戒而此
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爲非所論皆
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
以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尙頗有發明舊本流

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而已

周官總義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總義已著錄是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惟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稱許儀爲之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惟永樂大典尚載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而地官夏官亦佚謹哀合四官之文編次成帙以存其舊其地官夏官則采王與之周禮訂義所引以補其亡仍依讀書附志所列勒爲三十卷雖非完帙然十已得其

八九矣其書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先儒頗有異同如論大宰九賦則援載師之任地及司市司關卅人角人職幣等職以駁口率出泉之說論宗廟九獻則合邊人醢人內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禮再裸之文以駁列裸事於九獻之說論肆師之祈珥則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諸條以糾改祈爲釀改珥爲餌之說論斬人之四旗則歷辯巾車司常大司馬大行人與考工記不合以明曲禮車騎爲戰國之制諸如此類雖持論互有短長要皆以經釋經

非鑿空杜撰至於內宰二事則改爲副貳之貳於酒正式灋則指爲九式之灋於園廡漆林諸賦則謂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數等而輸之於王於凌人斬冰則謂十二月爲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後三爲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義而於職方氏之地理山川尤爲詳悉蓋祓雖人品卑污而於經義則頗有考據不以韓侂胄蘇師旦故掩其著書之功也

周禮訂義八十卷

內府藏本

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祕書省准敕訪求書籍牒温州宣取是編知温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都司看詳及敕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

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五十一家
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元崔靈恩賈公
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
無不搜采蓋以當代諸儒爲主古義特附存而已
德秀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辯制度不爲無功而聖
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
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蓋
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
考工記據古文尙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

亡實沿兪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爲舛
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爲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
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閒至其以序官
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
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初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
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
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
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
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亡序稱嘉熙閒東嘉王次

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為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為最善固無庸深考也

虞齋考工記解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閒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自漢河閒獻王取考工記補周官於是經與記合為一書然後儒亦往往別釋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陳祥道林亦之

王炎諸家解今竝不傳獨希逸此注僅存宋儒務攻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注相刺繆然以綆參分寸之二為輪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較為車箱前橫在式之上則不合於輪輿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鄭氏注其圖乃以鼓為倨股為句則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長內則折前謂援與胡句相竝如磬之折於皐鼓之倨句磬折謂鼓為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詳核特以經文古奧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淺

顯初學易以尋求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於記者采摭附入亦頗便於省覽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周禮句解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蹟無考里貫亦未詳案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宣宋太學生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似為二人不知此書誰所著也逐句詮釋大略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其

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若太宰之職五曰賦貢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貢獻也有力主注疏而曲為引證者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則堅守注中半為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至於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丘為甸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澮之數大司樂圓鍾為宮以下注謂天宮夾鍾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闕而不載雖循文詁義

無大發明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
謹嚴之義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詮
釋遂削而不載頗乖體要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周禮集說十卷

編脩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
沈則正近得此書於雪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
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癸未攜以歸訓詁未
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
輩諸老之議論云云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輯也

友仁字君復湖州人序題丙子後九歲丙子為宋
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號而上溯丙子以系年
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號但稱甲子之
例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八宋之故
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卷首有總綱領一篇
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闡說極為賅洽
每官之前又各為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之
說俱能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經義采摛尤多
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

王昭禹述之於前

見所作周禮詳解

林之奇述之於後

案

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

故此書

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考工記後附兪庭椿周

禮復古編一卷殊為疣贅有失別裁然不冒變易

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椿之妄

誕則略有闕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關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

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闕之焉

周官集傳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案張萱內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豫

章人大德閒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軼其

名始末已不可詳考矣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

博而於鄭鑿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

說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龍日以別之

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如鍾師掌金奏以

鍾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為樂曲而

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

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

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今考孔穎達左傳疏云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即以為非樂曲則鍾師又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之文貫於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禘牲禘馬鄭註禘讀如伏誅之誅今

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也應龍亦主謙之說謂禘稠也禱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讀為非考禘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即壽張侏與壽猶侏與禘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為康成改讀乎又臬氏為鬴應龍引鄭鑿之說曰晏子謂六斗四升為鬴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

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豆當爲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爲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謂鬴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

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鬴以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房元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銖二釁爲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鬴以管子量鹽之鬴爲桌氏量粟之鬴比擬已爲不倫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爲斗實以豆止

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鐸誤以豆爲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詆改豆爲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飲不以豆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斗長三尺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與代王飲卽因反斗擊之此斗爲飲器之證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爲管子之有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疎於考核至於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

五几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竝用條例引證頗爲明晰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尙因是以存其崖略則蒐輯之功固亦非尠矣其書諸家著錄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適當闕帙其餘四官首尾頗爲完具謹錄爲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應龍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別

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於泰和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云者即述校語故明史儒林傳即附之校傳後焉史稱應電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為冬官不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

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乃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以釋大成周禮傳詰數十卷云云蓋應電於周禮之學用力頗深此三書雖各為卷帙實相輔而行核其大政亦瑕瑜互見其傳十卷黜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竄亂然論說頗為醇正雖

略於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錄無書蓋原本所闕下卷闕井邑邱甸諸圖則別見翼傳故不復載也所說閒有舛誤者如謂社卽地祇夏至有事於方澤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說本明應電以當地祇大祭殊於經義有乖至謂明堂卽

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尸則於明堂又謂郊天迎尸亦當於明堂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里明堂在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則相距凡四十餘里安有祭時迎尸遠在四十里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蓋尸幄切近壝宮迎尸卽於此幄應電未核注疏故有此譌他如圖南郊於朝日之前既從其序而圖祈穀於迎暑之後又頗顛舛然其自序謂舊周禮圖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

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則亦頗有
所訂正今姑與其傳竝存以備一家之說其翼傳
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補義曰天王會通曰
學周禮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經傳曰非周
禮辨曰經傳正譌其冬官補義擬補土司空工師
梓人器府四瀆匠人壘壁氏巡方考工準人嗇夫
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魚政鹽法豕人十八官未
免意爲揣測其天王會通以天官書所列諸星分
配諸官以爲王者憲天而出治亦多涉附會其學

周禮法論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及後人假仿之妄
舊注解釋之謬改聲改字之非與細物爲自古相
傳之遺官事有兼涉不擾之法皆爲有見餘則多
錄舊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復井田之制殊失之迂
其握奇經傳雜參以後世之法亦失之駁其非周
禮辨駁正諸家尙爲明析其經傳正譌則於周禮
以外兼涉羣經非惟以篆改隸併欲以籀改篆則
拾其師魏校六書精蘊之說而不知其流於詭誕
矣大抵三書之中多參臆說不盡可從以周禮儀

禮至明幾爲絕學故取長棄短略採數家以姑備
一朝之經術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書凡十
四卷明史作數十卷蓋約舉之詞朱彝尊經義考
惟載傳十卷圖說二卷學周禮法一卷非周禮辨
一卷而不載翼傳之名頗爲疎漏又所引黃虞稷
語乃翼傳之解題而繫之周禮傳下亦爲舛誤豈
偶然疎略未及檢其全書歟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柯尙遷撰尙遷字喬可長樂人自號陽石山人

嘉靖中由貢生官邢臺縣丞其書自天官至冬
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禮通論周禮通今續論各
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
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書中訓解其稱
釋者皆采輯古注其曰原者則尙遷推闡作經本
意也周禮本闕冬官尙遷宗俞庭椿之說稍爲變
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爲冬官自遂人至旅
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之數故曰全經
較庭椿之紛更割裂差爲稍勝故唐順之姜寶皆

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錯簡之曲說且改經文安擾邦國爲富邦國又以吳澄所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則猶之乎竄亂古經矣以其訓詁經義尚條暢分明有所闡發故與王應電書皆節取以備一家朱彝尊經義考所載與此本卷數相同而注云內源流敘論一卷通論一卷今此本通論之外尙有續論而源流敘論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與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細檢亦如王應電書歟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志長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萬歷中舉人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志堅傳中稱其亦深於經學是書於鄭注賈疏多刊削其繁文改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明其義故謂之翼周禮一書得鄭注而訓詁明得賈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備後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張程宗諸儒自度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之專書其傳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尋於文句

之閒王與之始脫略舊文多輯新說葉時鄭伯謙始別立標題借經以抒議其於經義蓋在離合之間於是考證之學漸變爲論辯之學而鄭賈幾乎從祧矣志長此書亦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而能以注疏爲根柢尙變而不離其宗且自朱申以後苟趨簡易以敘官爲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愈庭椿邱葵以後又多騁臆見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亡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逐頽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志長能恪遵古本亦

爲力過橫流在經學荒蕪之日臨深爲高亦可謂研心古義者矣惠棟作精華錄訓纂因金榮誤引其文遂併以村書詆志長乃相輕已甚之詞不必盡允也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一部也考漢志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故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衛宏張衡所注皆稱周官馬融鄭元所注猶稱周官禮迨唐賈公彥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作疏始沿用省文稱爲周禮實非本名今仍題曰
周官從其朔也首冠以

御製曰知蒼說論周官者十則以昭千古之權衡其采
掇羣言則分爲七例一曰正義直詁經義確然無
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三曰
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
他經與此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
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
各持一說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

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
得其真或創立一說雖未卽愜人心而不得不存
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
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六抵周官
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而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
不必以爲疑亦不必以爲諱說周官者以鄭氏爲
專門而訓詁旣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
不可沒其長是書博徵約取持論至平於考工記
注奧澀不可解者不强爲之詞九合聖人闕疑之

義也

周禮述注二十四卷

福建巡撫
探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號茂夫安溪人大學士
光地之弟也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其家居不仕潛
心經學著有三禮述注此卽其一也其書取注疏
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又芻采諸家參以
己意以闡制作之義雖於鄭賈名物度數之文多
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詞簡要頗足爲初學之津
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筆記一卷皆標

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爲長其姪鍾倫亦有周禮
訓纂與光坡此書體例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宋
儒喜談三代故講周禮者恆多又鑑於熙甯之新
法故恆牽引末代弊政支離詰駁於注疏多所攻
擊議論盛而經義反淆光坡此書不及漢學之博
奧亦不至如宋學之蔓衍平心靜氣務求理明而
詞達於說經之家亦可謂適中之道矣

周禮訓纂二十一卷

福建巡撫
探進本

國朝李鍾倫撰鍾倫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舉人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經部 禮類一

三

未仕而卒此書自天官至秋官詳纂注疏加以訓義惟闕考工記不釋蓋以河閒獻王所補非周公之古經也書後有乾隆丁丑其子廣平府知府清馥跋稱鍾倫初受三禮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鄉薦公車後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順天學政復遷直隸巡撫十餘年中鍾倫皆隨行得其指授又多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閒王之銳同里陳萬策等互相討論故其學具有本源凡所詮釋頗得周官大義惟於名物度

數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詳如巾車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注總以繪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車衡輅亦宜有焉容爲幬車山東謂之裳幬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安車無蔽謂去飾也鍾倫謂總惟當施馬於車義無所取考蔡邕獨斷曰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畫白虎繫軸頭續漢輿服志曰乘輿重牙斑輪升龍飛輪注引薛綜東京賦注飛輪以緹油廣八寸

長注地繫軸頭所云緹油卽注所云總以繪爲之
所云軸頭卽注所云輶然則飛輪卽總之在車者
而鍾倫謂總惟飾馬誤矣鍾倫又謂容以繪結四
旁之上際其四旁之下際則以翟爲蔽考經文皆
有容蓋實兼承上重翟厭翟安車而言但重翟厭
翟二車既有容蓋又有翟蔽兩旁以畫飾安車則
惟有容蓋而無翟飾耳旣無翟飾卽惟藉裳帷爲
障蔽帷裳之制當四面圍合上下通徹故詩曰漸
車帷裳箋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

之童童童容與童童義同蓋童童長襦上下相連
以覆體車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禮
婦車亦如之有祧注祧車裳帷續漢書輿服志注
舊典傳車駟駕赤帷裳唯郭賀爲冀州敕去襜帷
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云襜帷蓋如裳衽下垂
也凡此皆同於巾車之安車但有帷裳無重翟厭
翟者如鍾倫所云帷裳但結四旁之上際其四旁
下際以翟爲蔽則安車但蔽上際不復蔽下際矣
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蔽

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際不及下際豈能隱蔽形
容乎如此之類頗為疎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學校
諸篇皆考證詳核又如司馬法謂革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鍾倫據蔡氏說謂一乘不止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
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今考新書攻車七十五
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
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
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為伍

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
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起於五人訖於百人蓋
軍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驗足證
其說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術訓大司徒土圭之
法謂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諸實測非同
講學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字鳳九號靈臯亦號望溪桐城人康
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後落職脩書

特賜侍講銜致仕是編集諸家之說詮釋周禮謂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後儒因漢志周官六篇列於禮家相沿誤稱周禮故改題本號以復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衆說者不復標目全引一家之說者乃著其名凡其顯然舛誤之說皆置不論惟似是而非者乃略爲考正有推極義類旁見側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別之訓詁簡明持論醇正於初學頗爲有裨其書成於康熙庚子後

苞別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爲劉歆竄改以媚王莽證以漢書莽傳事蹟歷指某節某句爲歆所增言之鑿鑿如目睹其筆削者自以爲學力旣深鑑別真僞發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瑤先有是論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論太高頗難依據轉不及此書之謹嚴矣

禮說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爲之說

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
三卷計六十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
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
卷計四十條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
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
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卽不能明
聖人之褒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爲宗亦猶說春
秋者必以左氏爲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注
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閱千六百

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爲
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竝
異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書於古音古字
皆爲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
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
遞求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時說禮之
家持論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禮遂謂漢師
丹之使巫下神爲非惑左道因狸首之射遂謂周
萇宏之射諸侯爲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說翦氏攻

崇遂謂段成式所記西域木天壇法禳蟲爲周之遺術皆不免拘泥古義曲爲之詞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則失之蔓衍因左傳稱仍叔之子爲弱遂據以斷犁牛之子爲犢亦失之附會至於引墨子以證司盟之詛併以證春秋之觀社取其去古未遠可資旁證可也遂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則詞不達意欲矯空談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然統觀全書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論繁而悉有條理百瑜一瑕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周官祿田考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尙書小疏已著錄自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彤獨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因揆是書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其說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以後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稱

小國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趙岐注曰
子男爲小國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
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凡五等孔穎達疏謂諸侯統公侯伯子男則子男
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
之三分鄭注謂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
禮太宰賈疏釋此文謂朝聘之位次國之上士當
大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
士當次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

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無中士則小國之士不
敷三分之數與經文戾矣彤又謂加田之制國八
十里者其加田極於百里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
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考司勳文曰凡賞地無
常輕重視功又曰惟加田無征鄭注曰加田旣賞
之又加賜以田夫賞田且無常數況加田乎春秋
宣公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又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傳三月甲寅朔享子
展賜之先軫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傳

公與免餘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傳與晏子柳穀其鄙六十此無論其爲賞爲加率無常數正可與司勳文相證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諸經傳略無明文又彤算畿內百萬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萬井存田六十四萬井以爲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今考百萬井而去三十六萬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五三分去一彤所引殊爲誤記且班志非爲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盡據經文今彤旣據經文卽當參校經義求其臆

合考鄭載師注算近郊百里則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則用十八分去五之法蓋近郊以內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旣較近郊爲加多則所去之地卽當較近郊爲加少故郊內三分去一而遂外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猶病其過

多而況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鄭注之所
以疎也至謂遂人十夫亦爲井田乃襲宋人緒論
允疎於考校然其百慮一失者僅此三四條耳亦
可云湛深經術者矣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書融會鄭注參以
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爲精
核如經文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
加軫與鞅焉四尺也軫圍尺一寸見於經文而鞅

圍不著并軫鞅以求七寸之崇頗爲難合鄭注亦
未及詳解永則謂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
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
稍高容轂轉故轂上必有鞅度之鞅之圍徑無正
文軾人當兔之圍居軾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
軾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圍與當兔同可知軸半
徑二寸二分加鞅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
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軌七分強
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鞅上者約一寸

二分總高七寸輿版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軫在輿下餘一寸五分軾踵爲闕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輶之七寸當從軾算起蓋軾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軾齊平故知軾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軾以見云云考釋名曰軾橫在前如臥牀之有枕也枕橫也橫在下也薦版在上如薦席也似輿版在上而軾在下永謂軾面與輿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輿版之下仍餘軾一寸五分則其說仍不相悖

又考說文曰輶車伏兔下革也則是伏兔鉗轂之處尚有革承其閒永算伏兔距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尙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又經文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詳於曲禮孔疏其說謂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至宋林希逸又謂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爲之永則謂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通車前三

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
言之兩端與兩轆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
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軹而望
是也若較在式上如何能登軹而望若較於隧三
分之前橫架一木則在陰版之內車外不見式矣
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云云考鄭注曰兵車
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經所云一在前者
皆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
僅於兩轆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

更不為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謂橫架
一木於車箱內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又鄭
注云較兩轆上出式者兩轆則兩箱版也上出式
而度之以兩轆則兩較各在兩箱之上明矣故釋
名曰較在箱上不云較在式上是其明證孔疏之
誤顯然至於經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
反謂揉之使直尤屬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說確鑿
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類此其於古制亦可謂
考之詳矣

右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淵

閣著錄

案周禮古謂之周官

欽定三禮義疏已復其本名以諸家注本題周禮者十

之九難於一一追改故姑從鄭元以來相沿

之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番禺史悠晉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十一